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晉

孝宗穆皇帝

永和四年秋八月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溫左丞荀勗

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

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廷推服乃引為心膂與秦縱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

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字宣嗣 皝有疾召儁屬之曰令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

汝其委之陽士秋陽鶻字鶻 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托大事汝善待之遂卒

趙立子世為太子 初趙太子遠驍勇趙王虎愛之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有

殺阿鐵遠小字未幾遠謀逆虎誅之虎荒肚酒色喜怒無常使遠省可尚書事稍責遠桂月至再三遠於謂

虎敢對遠因稱疾不視事虎使女尚書桂現遠抽劍擊之 立子宣為太子既而宣弟韜有寵于虎宣使人殺之事

覺虎復殺宣虎聞韜死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已知為宣所殺乃囚宣極慘酷宣少子 至是議立太

子劉昭儀方有寵昭儀姓趙主劉昭儀之夫臣不聽取殺之免孩虎衣大叫至于絕帶虎因此發病

其二十 已矣矣

配五年趙太甯元年石鑿青龍元年 春正月趙王虎稱皇帝

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叔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趙主虎病甚以彭城王遵遵子為大將軍鎮

關石燕王斌勸之為丞相張豺為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于太子與張豺矯詔免斌歸策

殷浩徒以威名未見實隆既引以抗溫離成疑蓋是激之變也亦不過調停一時之見非見機明決之論蓋當時人心國政已不可救樂徒以清談欲濟世變所為揚新救火而已

尋殺之遺自幽州至鄴救朝堂受拜遣之遺涕泣而去虎卒世即位尊劉后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遺至河內

聞喪會姚弋仲蒲洪及石閔虎太子本姓冉等討梁犢犢故東官高力督石宣既誅犢及高力萬餘人誦

遺之北至長安東十餘萬遺出潼關趨洛陽所向奔潰虎以弋仲為征西大將軍與遺于李城在懷慶府溫縣

北即此共說遺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為嗣末年愾為張豺所誣虎豺勳立世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討

之其誰不關門倒戈以迎殿下者遺然之遂舉兵起鄴以石閔為前鋒書雋羯士皆出迎之豺惶怖亦出迎

命執之擢甲耀兵入升前殿拜踊盡哀斬豺于市夷其族假劉氏命以遺嗣位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

皆殺之世在位十三日以石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時沖王中鎮關中遺世起兵

蒲洪遣使來降石閔言于趙主遺曰蒲洪人傑也今以鎮關中洪以討梁犢拜雍州刺史恐秦雍之地非復國

家之有宜改圖之遺遂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枋頭城名在今河南衛輝縣

通謂遺時人號其處曰枋頭遣使來降

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桓溫聞趙亂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楊州刺史王浚舉壽春降西中

郎將陳遼進據之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朝議以裒事任責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執奏乃加裒

征討大都督帥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可復獨蔡謨憂之曰夫龍順天

氣必將經營分表疲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其餘財莫若竭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

百餘家起兵來附裒遣部將以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遇敗沒陳遠毀壽春奔還裒退屯廣陵未幾還鎮京口

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渡河殺朱歸附會眾已還咸勢不振皆不能自拔死士累盡哀懇憤發病而卒

司馬鮑濟而王遂之曾孫

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先是朝廷授重華涼州刺史西平公至是遂自稱王

褚裒拜疏北伐事難無成恐尚有大丈夫氣蓋謂當度德量力宜以中原為不

所冀自退有後言而史氏方以憂國許之無識甚矣

冬十一月趙石鑿子成弑其主遵而自立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勞功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大

子衍成之子閔不平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復總內外兵權中書令孟準勸遵誅之遵召鑿鑿出告閔閔遂

弑遵及衍推鑿即位鑿以閔為大將軍道在位一百

秦雍流民立蒲洪為王 秦雍流民相率西歸石虎光破劉庸徙成羌十五萬落子司冀州後破石生路由枋頭

共推蒲洪為主眾至十餘萬鑿懼其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雍州牧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王簿程朴請與

趙連和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引朴斬之

主鑿陰使樂平王苞成之子等攻石閔不克鑿懼夜殺苞將軍孫伏都閔乃以兵守鑿于御龍觀下令城中曰同

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于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遂帥趙人以誅胡羯無

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成四方者皆命趙人為將帥至是汝陰王琨亦琨起兵討閔諸將

張沈張賀度等亦皆擁眾數萬不附于閔閔擊琨敗之遂擊賀度鑿密使宦者召沈乘虛襲都宦者以告閔閔

馳還廢鑿弑之并殺虎之孫二十人盡滅 謂眾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諸州郡奉迎天子還都洛

陽如何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豈能混一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

皇帝位國號大魏開未殺鑿時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識文有繼趙李改國號

以殷浩督揚豫等州軍事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遣取故以浩為中軍將軍督揚豫兗青州蒲洪為征北大

將軍督河北諸軍事是夏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明年鮮卑段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時姚弋仲據湟善沙頭在今直隸冀州強幹東北元和蒲洪據枋頭各有西據關

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景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玉以識文有單付應玉乃改

姓符氏以雷弱兒南安人梁穆安定魚遵涇州人段陵京兆人為將相

二月燕王偽擊趙拔薊城徙都之先是慕容霸子從更名垂第五上書于燕王偽請伐趙偽猶豫未決將軍封奕

慕輿根復言之偽乃以慕容恪慕容評陽鶩為三輔將軍鶩為輔國評為輔將軍慕容霸為前鋒都督選兵二十

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至是偽與霸及慕輿于三道並出趙守將皆走偽遂拔薊入都之中州士女降者相

繼燕兵至范陽太守李產為趙匪燕眾莫為用乃降偽用之于是悉置幽州郡縣守宰遂徇冀州取章武

即范陽治涿河間及樂城注俱見前章武治東平舒拔城在今順天府大城

故趙將麻秋殺符洪洪子健第三子斬秋遣使來請命麻秋為符洪所獲洪以為軍師將軍秋說洪先收關中

然後東爭天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洪欲并其眾洪世子健收秋斬之洪將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

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孺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眾乃去王孫

稱晉官爵告喪請命

趙石祗祗稱帝于襄國祗先以新興王鎮襄國再閱既篡立趙公病出奔者多歸之于是祗遂稱帝改元永元

表胡三省注胡稱祗先段氏及巴蠻是為六夷據州郡者皆舉兵以應祗以姚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畧祗

以為驃騎將軍又以符健為鎮南大將軍

夏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諡諡字叔鍾庸人為太常諡不食而卒諡有高名歷劉石之亂徵辟皆不就及是閔徵

為太常諡移閔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宜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伯夷之康享松喬王子壽之壽因不

食而卒

冬十一月符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先是趙將王朗聞再閱之亂自長安赴洛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

北將軍關西夷夏皆應之至是符健謀據關中乃率兵入潼關健討取洪恐洪知之乃治宮室于枹頭而西

以無道為前鋒治守備以滿孟津元未洪季子自洪遣將迎戰捷敗之遂長驅至長安洪不能守奔司竹和志圖
帥大衆與其弟裨俱進符離子元未洪季子自洪遣將迎戰捷敗之遂長驅至長安洪不能守奔司竹和志圖
在監屋縣東捷入長安遣使詣建康獻捷並修好于桓溫洪尋為司馬張琨所殺健擊琨之

義深三年不就

職徵召以疾辭

賈謐不臣律以

無將之謫嘗無

可道而美軌用

危言沮止豈復

知有大義邪尹

起莘責其傲上

不忠尚不失侯

敗之正書法乃

云免讓為無罪

之辭則顯倒是

非甚矣

十二月免蔡謏為庶人 謏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謏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 詔書屢下終不受于是帝臨軒遣

黃門侍中徵之使者十餘反稱疾不至時帝方八歲自皇太后詔罷朝 會稽王昱等以謏違命

無人臣禮請送廷尉謏懼素服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以大辟荀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

浩乃止詔免謏為庶人

至七年秦主苻雄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秦凡五借國 春正月苻健自稱秦天王健為秦前秦 健長史賈元碩等請依劉備

稱漢中王故事表捷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

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元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舊異

夏四月趙劉顯弒其主祗而自立 先是魏主閔攻襄國趙主祗遣使乞師于燕及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救之

弋仲或襄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當為復讐也 燕王儁亦遣兵來會閔軍大敗奔還襄聞弋仲怨

不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閔若不與論不必復求見也

百已而祗遣其將劉顯攻鄴閔大破顯軍顯懼密使請降求弒祗以自效顯還遂弒祗祗在位一年而亡後趙

十三合二 未幾顯自稱帝明年魏克襄國殺顯遷其民于鄴趙故汝陰王琨奔建康

秋八月魏徐克判豫洛即晉 五州來降

姚弋仲遣使來降 詔以弋仲為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為平北將軍督并州

冬十二月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溫請經略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

之為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慮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迹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

之子言于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

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楷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

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必怒先自猖獗乎撫軍司馬高崧廣陵人乃為呈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能弘

舉眾之所賊遊聲嗜嗜想足下亦少開之苟或望風環擾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

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甯而國後圖其外區區誠懷豈可顧辭而不盡

哉溫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廿八年燕主慕容儼元璽元年是歲魏亡大國二燕秦小國二涼代凡四借國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秦王健稱皇帝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二月殷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尚書左丞孔嚴字彭祖從子謂浩曰韓彭專征伐蕭

曹守黨儻君宜思廉蘭屈身之誼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許洛

使尚羨進屯壽春張遇者故魏將以州來降七年八月遇尚等不能撫慰遇仍據許昌叛降于秦浩軍不能進

命羨鎮下邳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眾來歸詔屯譙城此漢譙縣故城也今潁州府亳州是考譙有三一在河南夏邑祖述所據一在江南滁洲晉衛置曰南譙梁又曰北譙一即此弋仲

有子四十二人臨卒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為之盡力今已滅矣汝亟歸于晉當執臣節無為不義也及

卒襄與秦兵戰敗遂帥眾來歸單騎見謝尚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見之徵若平生襄博學善鼓論江東人士皆擊之

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燕王儁遣慕容恪擊魏魏主閔時在常山閔克劉廙因遊食常山

却燕兵及之閔戰大敗為燕兵所執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不

前閔乘千里馬名曰朱龍左擁兩刃牙右執鉤鈔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體知送于龍城斬之遣慕容

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閔聞數重閔潰圍東走朱龍忽斃遂被執送于龍城斬之遣慕容

容評攻鄴閔將軍將將及太子智開拒守遣使求救于謝尚魏建國三年而亡

溫慶請北征浩
輒抑而不許茲
乃以恢復為已
任豈自信將略
果傷于溫直以
忌溫妄冀僥倖
成功可以傾其
權勢而已也于
謀國者固如是
乎

六月謝尚得傳國璽獻之 初謝尚使建武將軍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帥壯士百餘人入報助守三臺

給幹得傳國璽宣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謝尚迎致建康百僚畢賀

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秋九月浩復進屯泗口

姚襄共攻張遇秦苻雄等救之尚等戰敗奔還淮南殷浩自許昌還屯壽春

謀再舉中軍將軍王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方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願處內外之

江督將名優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為善治者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致例遂進屯泗口

十月謝尚攻兗許昌會朝廷徵尚為給事中尚還成石頭

罷遣太學生徒 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 燕羣僚共上尊號燕王儁許之始置百官即皇帝位

以博國璽獻之賜號張奉璽君及是稱帝因改元元璽時曾使適至燕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

癸亥九年秋七月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遂率諸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譙城 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

有北伐之志乃大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浩惡其強盛屢遣刺客刺客皆以情告襄浩潛遣將軍魏慄襲襄

斬慄并其眾浩愈惡之遣襄蠶臺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水經注睢陽城內有臺甚秀廣謂之蠶臺亦曰升臺表授梁國內史襄益疑懼初浩遣人

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王儁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偽許之且請兵應援會張邁作亂邁入秦為司空秦主

符氏來降事覺被誅浩聞之以為安等事成遂自壽春帥眾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以襄為前驅襄引兵

北行度浩將至偽遁而陰伏甲以邀之浩大敗走保譙城浩將北伐史邱尚書王彪之上會論王昱職以為秦

康陳浩罪狀並自陳謝詔以謝尚督江淮淮南軍鎮兗揚

十一月西平公張重華卒 子曜靈鉅元嗣十二月涼州廢其主曜靈立張祐字太伯重祐有勇力善軍內

御此卷代通鑑覽 卷三十三 晉穆皇帝

外與重華嬰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及重華卒懼靈方十歲以世子嗣位長等乃廢之而立祚祚尋自稱涼王
于是改元置百官鄧紀天地尚書馬
友如諱克官郎中復復諫殺之

鄧十年涼平元春正月殷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本後漢新安縣晉改名今浙江衢州府治以王述為揚州刺史浩師徒

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

浩既廢雖怨不形辭色常著空作咄咄怪事久之溫謂桓起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激刑
百按朝庭用遠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問者十數竟達至西溫大
怒由是遂絕
卒于從所

二月桓溫帥師伐秦夏四月大敗秦兵于藍田注見前進軍灊上三輔皆降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

入均口在襄陽府北化縣西北水經注均水南注于沔謂之均口至南鄉漢南鄉今南陽府浙川縣步兵自浙川即汝南縣注見前起武關今武關命司馬

勳出子午道以伐秦秦主捷遣太子長等帥眾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灊上長等帥

捷與老弱六千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

曰不圖今日復觀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側隱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溫入關被揚詣之酒風而鼓當世之務奇
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秦命除殘而三秦無傳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

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無水百姓未知公之心所以不至溫
然後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給祭酒王猛字景翼北海劇人

姚襄叛降于燕

五月桓溫與秦兵戰不利六月還師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即灊上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

參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溫欲與王猛俱還猛不許

秦東海王苻雄卒雄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兼恭汎愛遵奉法度故秦王捷重之及是卒子堅字承襲爵堅性

至孝博學多能文結英豪呂梁樓呂梁樓人強江梁平老呂梁人皆與之善胡三省曰

卯十一年秦主苻生壽光元年涼王張元龍太始元年春二月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苻生壽光元年涼王張元龍太始元年

苻生壽光元年涼王張元龍太始元年

苻生壽光元年涼王張元龍太始元年

苻生壽光元年涼王張元龍太始元年

猛未遇苻堅已能離溫不就非當將處士遠慮聲者比也

浩與溫雖既日久罷官未竟觀廟受其位意卒至空面取怒由是以一經挫折底重實處可前可笑足為偽士之戒

夏六月秦主熈卒太子生字長生立 先是秦太子長拒桓温中流矢死秦主熈乃立子生為太子生幼少一

其祖洪嘗賦之曰吾聞暗兒一決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決也洪大驚懼之生曰惟耐刀雖不

聖敬極洪謂熈曰此兒狂於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熈將殺之熈弟雄曰兒長自當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

十鈞走及奔馬等射熈射冠絕一至是熈寢疾引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等受遺詔輔政謂生

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遂卒生即位生欲從元羣臣奏曰木喻年而改元非禮也

文應大畏矣太子大角受惑入東井不出三年漸有大喪大臣戮死應修德以權之生曰皇伯與朕對臨天下可

以應大畏矣太子大角受惑入東井不出三年漸有大喪大臣戮死應修德以權之生曰皇伯與朕對臨天下可

弱兒司空王璠并殺弱兒九子二十七生雖諱除遺飲自若璠乃以

秋閏九月涼州弒其君祚立張元靚元靚為涼王 涼王祚淫虐上下怨憤河州刺史張璠將軍宋混舉兵攻祚弒

之及趙長等權先欲復立曜靈會曜靈已為祚所殺乃推其弟元靚為涼王諱方

嗣十二年春三月以桓温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先是姚襄所部多勸北還襄遂進據許昌至是桓温請

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詔温討襄

夏四月秦太后彊氏以憂卒 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

者割出其心 彊太后弟平諫生怒鑿其項而殺之太后以憂恨卒已而生下詔曰朕受天命君臨萬邦有何不

能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嵩峻刑刑復如朕何時潼關以西至長安自去者以乘虎狼為暴不食六畜專務

食人膚臣請積之生曰野獸則食人的當自止何種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秋八月桓温敗姚襄于伊水前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漢縣今屬山 桓温自江陵北

伐與僚屬登平乘樓大解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表宏曰

人之過温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吸芻豆十倍于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種

武州州殺以專軍 襄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胡三省曰温以牛况宏徒樂燻藉而無用也 先是姚襄圍周成

于洛陽成本將將 踰月不克及是温遣伊水襄撤圍拒之遣其精銳遣使謂温曰襄今奉身歸命愿收三

軍小卻當拜仗路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無豫君事故來便前何煩使人襄拒水而戰大敗奔北山岬温追

之

神州陸沈王行 諸人實不能辨 其言竟宏乃誌 為違有廢典官 桓温以大牛斃

晉穆皇帝

之不及周成帥眾出降温屯金墉諸陵修毀壞各置陵令表謝尚鎮洛陽令頽川太守毛穆之字震粗等成之襄奔平陽其故將尹赤為秦并州刺史以眾降之襄遂據襄陵冬十月癸巳朔日食

十一月燕慕容恪攻廣固克之段龕降燕初龕與燕主偽書抗中表之儀出非其稱帝偽怒遣慕容恪擊之

龕弟罷驍勇有智謀請先帥精銳拒之于河龕不從罷固請不已龕怒遂殺之事在十已而恪引兵濟河龕拒

戰恪大破其軍進圍廣固為高墻深塹以守之龔樵米路絕城中人相食乃面縛出降恪撫新安民悉定齊地

龕尋為傷所殺

遣司空車灌如洛陽修五陵宣景獻陵詔遣灌等持節之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總服臨于太極殿三日

丁丑平元年秦主苻堅永興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徙居崇德宮

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當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去聲湯耳何足

怪乎

夏四月姚襄據黃落即今黃堡鎮在西安府同官縣南秦遣兵擊斬之弟長字景茂代仲第二十四子以眾降秦襄將圖關

中進屯杏城在關州中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遂據黃落秦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禦之

羌以騎三千壓襄營門而陳襄怒出戰羌陽敗走襄追至三原亦曰崑崙山在今西安府三原縣西北羌迴

騎擊之黃眉等以大眾繼至襄兵大敗擒而斬之弟長帥其眾降秦禮樂表

六月秦苻堅欲其君生自立為天王秦王生殘虐滋甚主蒙大魚食蒲又長安臨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

信錢缺編雙少無不具之類誤記而死者不可勝數或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密謀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為樂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密謀權翼

善讀夏密說堅宜早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樸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辨大事里舍

有王猛者謀畧不世出宜請而諮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元德之遇孔明也

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寺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先是特進梁平老勸堅及早舉事堅未

敢發及是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帥壯士

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通爾

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大赦改元立子宏為太子法為丞相弟融將帥為陽平公子字永為長

樂公李威姑子太后為左僕射融明辨過人耳聞則誦目過不忘力敵百夫堅受重之五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

中猛以兄事之法尋為苟太后所忌后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勸哭咽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教為清河公

秋八月立皇后何氏能騎常侍準之女漢字幼道潯人

冬十一月燕徙都薊燕王儁自薊徙都于薊復作銅雀臺燕王嘗夢石虎裂其臂乃發虎墓求屍不獲購以百

投諸漳水東明觀在故鄴城南

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陳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

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魏二年秋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字子初為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

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于一門非深根固蒂之道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溫廢曰謝

廟固是後來之秀令以撫順荒諒則遠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備而游同厚辟誠難為意所謂通調當隨事行藏耳聽君擬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

秦大旱秦王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息兵養民旱不為災

冬荀羨伐燕不克而還以郝曇字重熙督兗軍事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往漢在濟南府長清縣

引兵擊之擒堅遂拔山往羨謂堅曰君祖父世為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吾自棄中華非已而慕容塵遣司

引兵擊之擒堅遂拔山往羨謂堅曰君祖父世為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吾自棄中華非已而慕容塵遣司

印此卷...

馬悅明教秦山美兵大敗燕復取山莊會美海篤徵還以都曇督徐克軍鎮下邳

燕使慕容垂守遼東 燕吳王垂本名霸燕王儁素惡之因為更名初燕王毓奇霸之才故名曰霸將以為世子之以其嘗墮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職文更名 垂娶段氏段女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儁后可足渾

代北三 氏后銜之中常侍涅浩浩姓希旨告段氏為巫蠱欲以連污垂收下廷尉考驗終無撓辭故垂得免禍

而段氏竟死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

起三年秋秦山太守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都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眾潰免為庶人 攸將水陸二萬擊

燕入自石門山名在兗州府屯于河渚汶河引汶通津至東阿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前注見攸大敗

十月詔萬軍下蔡注見曇軍高平晉侯國後為魏北齊廢以擊燕評曰汝為元帥宜對諸將以悅其心豈

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不觀造厚相親託 萬帥眾入潁潁以援洛陽都曇以

將皆歎卒詔將益懼之安慮萬不免乃自勝帥以下無不觀造厚相親託 萬帥眾入潁潁以援洛陽都曇以

以退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眾遂驚潰猶謂將欲詔廢萬為庶人降曇號建武將

軍于是許昌潁川諸沛諸城皆沒于燕

十二月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 先是堅以鄧羌為御史中丞又以猛領京兆尹強太后弟檀酒憂橫掠人財

肥陳屍于市猛與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懼姦猾

屏氣路不拾遺堅嘆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既而以猛為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左僕射至是以猛為

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餘官如故猛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輒四年燕慕容暐春正月燕主儁卒太子暐字景立初燕主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

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臣何敢于正統儁怒曰无柔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

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李續字陽伯清方忠亮汝善選之召吳王垂還鄴至是疾

荒誕如前曹昱

堪元戎之任安

尚極有違者乃

欲以世俗周旋

恩澤其來亦可

鄙矣

有毀輒罪之雖

因深知其賢然

藉服口而任一

人適足自蔽也

明非正道也

篤召恪及司空陽鷟司徒將軍慕容根受遺詔輔政乃卒太子緯即位慕容根自恃勳舊心不服恪欲為亂已又思戀舊土謀欲還東恪乃密奏根罪狀誅之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恟懼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量才授任人不追位朝廷或有過失不瀆其狀隨宜他叙時人以為大德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軍公建官邪朝廷初聞備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恒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秋八月辛丑朔日食既

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

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弟萬廢黜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已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

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五年夏五月帝崩琅邪王丕咸帝子即位是為哀帝帝崩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為

比其以王奉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即位

秋七月葬永平陵在江甯府上元縣

九月立皇后王氏梁之女

尊何皇后為穆皇后

涼張暹殺宋澄冬十月張天錫字純報誅之詔以張元靚為涼州刺史西平公先是涼宋混誅張璠混妻忠順

因廢張元靚而自立請張元靚去王號復稱涼州牧既而混卒元靚以混弟澄為領軍將軍輔政石司馬張邑混以大石令誅之

惡之至是遣殺澄自為中護軍驕縱專權多所刑殺元靚叔父天錫殺之盡滅其族元靚以天錫為大將軍

輔政始奉升平年號故有是命

秦滅張平平故趙并州刺史趙亡降秦又降燕復請降于建康欲中立以自固既而秦王堅擊之擒其養子張

起本姓引上黨人多力超捷能曳牛却走超越高平眾大潰乃降秦王以既為虎賁中郎將常未幾燕擊平

復降燕尋又叛燕至是秦攻之謝罪于燕以求救燕人惡其反覆弗救也遂為秦所滅
秦舉四科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
舉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官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賊盜屏息

哀皇帝

建隆和元年春正月減田租畝收二升

二月以庾希字地彦為徐克刺史袁真監濠州等州軍事 希鎮下邳真鎮汝南

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 先是護遣使來降拜冀州刺史燕討之復奔還燕平五年至

是護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桓溫遣庾希竟陵太守鄧遐子應遠帥師助守因上疏請還都洛陽朝廷畏溫不

敢為異著作郎孫綽字興公上疏爭之疏曰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士民搖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

為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返舊之樂駭死之要從哉臣愚以為宜遣將帥有威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

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綽少慕高尚嘗著而知人家國事耶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

廷耳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溫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

京若其不爾宜改還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乃止七月護退希等亦還明年燕畧地河南洛許昌汝

秦王堅臨太學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泰興甯元年夏五月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溫以王坦之之子為長史又以郝超為參軍

王珣字元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慨高邁罕

有所推與起言常自辯不能測傾身持之起亦深自結納與謝元皆

為溫家溫俱重之日謝據年四十必擁旌仗節王據為溫據溫俱重之日謝據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謝元字幼度安兄奕之子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元

涼張天錫弒其君元勰而自立天錫弒元勰自稱涼州牧西平公道司馬奉章詣建康請命

二年涼西平公張天錫元年春三月大開戶口令所在土斷令西北士民僑寓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為斷嚴其法禁稱

為庚戌制以是月庚戌為日行之故稱

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尋以藥發不能親為幾太后攝

政

夏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于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

謂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加桓溫揚州牧時召溫入參朝政辭不至秋七月詔復徵溫溫至精圻嶺名在太平府繁昌縣西詔止之溫遂城精圻城在嶺下

臨居之遙領揚州牧

三年秦建元元年春正月皇后王氏崩諡曰

桓溫移鎮姑孰以弟豁之子監荆揚等州軍事

三月帝崩琅邪王奕補之即位廢帝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字世禮死之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于逆亂志欲立功以雪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

仕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守之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為長史令自募兵得千人以行至洛陽屢破燕軍祐自

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

克洛陽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省之將軍慕容暉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用遂殺之朝廷加勁之忠贈

子請父讓父謂定不及是何世道人心吁可說哉

印元... 卷三十三 晉哀皇帝 帝奕

東陽太守

司馬氏光曰沈勁於父之惡致死以濟之
變山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葬安平陵

在江甯府上元縣

夏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

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楚璉元代之梁州刺史司馬勳久有據蜀之志憚撫不敢發及撫卒遂

舉兵反自稱成都王引兵入劍閣圍成都桓溫遣
江夏相朱會討斬之朱序字次倫義陽人

秋七月立皇后庾氏

庾之

帝宴

嗣太和元年夏五月皇后庾氏崩

秋七月葬孝皇后

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明年春二月燕太守慕容恪卒恪疾病燕主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

政國家可安不速秦晉必有覬覦之計言終而卒

秋九月以郝愔都督徐兗等州軍事

冬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魏非劉虜走之先是衛辰降秦入居塞內已叛秦降代未幾又叛代至是什翼

犍擊之河水未合命以葦緇約流漸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仍散葦于其上永章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渡衛辰

不意兵猝至遂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十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咸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二月加桓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